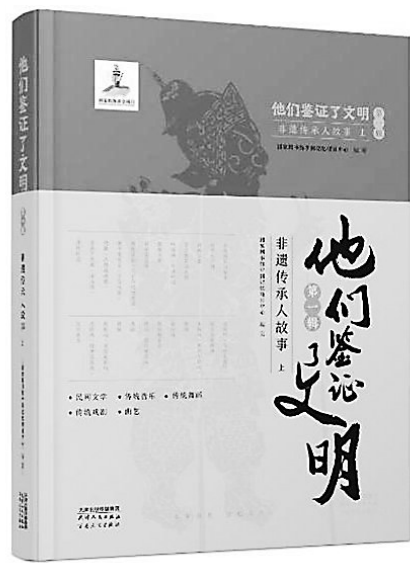


重推

# 守护民族记忆 传承文化根脉

□ 杨宁



《他们见证了文明》(第一辑 非遗传承人故事上)

化逐一拍摄了一系列精美的“定妆照”，在互联网时代依然熠熠生辉。

第二，用讲故事的方式深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传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符号，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深厚的民族精神。为了让这些文化遗产得以更好地传承，非遗工作者必须学会讲故事，即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那些



非遗项目秦安小曲表演 资料图

作为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共同财富，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化内涵。那些在深山里传唱千年的民谣，穿梭在幽深巷陌里的手工艺，不仅是历史的静态“老照片”，还是跃然纸上的“文化现场”。它们仿佛是一条条隐形的纽带，一端连着悠久的历史，一端系着繁华的现代，滋养着民族精神，承载着文化自信。

这套由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编著的丛书，就像是一位会讲故事的老朋友，用丰富的案例和故事，既让读者看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和价值，也让大众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重要性，对理解和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意义。

读罢厚厚三册《他们见证了文明》，我感受颇深，认为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理解。

第一，活态文化向文献资料的巧妙转化。与那些以静止形态留存下来的物质文化不同，非遗文化是一种与生活紧密相连的“活”文化，它往往与特定社群及其独特生活方式紧密相连。时间的流逝既赋予非遗文化长久的生命力，也带来了消逝的风险。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会面临传承断裂、形式失真、内涵流失的境遇。这也提醒非遗工作者必须突破传统的传承模式，采用多种方式记录、整理、归档非物质文化遗产。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先秦时期采诗者们辛勤地收集民歌，再由孔子精心汇编而成《诗经》，今天的我们将无法深刻感受到那跨越千年的“十五国风”。同样，如果没有杨荫浏执着地用录音机捕捉下阿炳演奏的《二泉映月》，这首二胡名曲或许至今仍只是教科书中一个苍白而空洞的音符组合，无法真正触动我们的心灵。正是将活态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研究学习的文献资料，后人才有机会领略到这些珍贵的文化艺术瑰宝。而《他们见证了文明》正是在这方面所进行的富有成效的实践。

在书中，“老人与海”这一节记载了流传于辽河口海域二界沟的古渔雁民间文学。这些古渔雁故事原本是通过口头文学方式得以流传的，内容琐碎且存在多个版本。而作者在介绍古渔雁后代、非遗传承人刘则亨的同时，以文字形式精彩呈现了这些古渔雁的故事，其中包括“二界沟三宝”“梭鱼为什么吃泥”“渔民爱鸟”等。通过阅读这些文字，读者可以深刻领略到古渔雁文学独特的艺术魅力——篇幅短小精悍，情节简洁明了，语言生动传神。这种文献化和数字化的保存方式不仅确保了非遗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还使得这些文化遗产能够在互联网时代得到更为广泛和迅速的传播。这就像是给非遗文

复杂的文化意蕴转化为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情节，让大众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只有这样，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真正走进人们的内心，成为一种“活”的力量。在这方面，《他们见证了文明》可谓是讲故事的典范。

书中采用了极富吸引力的“非遗公开课”形式，让众多的非遗传承人走上讲台，用亲身经历和感人故事来解读非遗文化背后的深层意义。这些故事不仅涉及非遗文化的起源、发展和传承历程，还深入传承人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例如，非遗传承人樊祖荫在讲解侗族大歌时，详细描述了自己前往贵州省从江县的经历。在这一过程中，他不仅讲述了侗族人的“吃新节”习俗，还描绘了侗寨鼓楼的特色建筑以及别具一格的斗牛活动。可以看出，樊祖荫对侗族大歌的讲解并非仅限于音乐层面，也并非只关注录制侗族大歌的过程，而是巧妙地将音乐文化与当地的民风民情相融合，使得整个叙述更加生动、全面、具有立体感。通过这样的故事，读者能够从真实可感的情境中深入理解和把握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深刻感受传承人对这份文化遗产的深厚情感和坚定承诺。这种以讲故事为核心的传承方式极大地提升了非遗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有助于让更多读者主动了解和参与非遗文化的传承。

第三，强调以人为本的传承理念。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源于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是民族主体性和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因此在传承过程中必须始终关注大众的需求和感受，确保非遗文化与人民生活的紧密相连。正是对非遗传承人日常生活的真实再现，《他们见证了文明》体现出了鲜明的“以人为本”思想。毕竟，非遗技艺的传承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层面的传递，更是一种文化和精神的延续。

这套丛书编纂规模宏大，内容广泛，深入挖掘了民间文化的丰富资源。从口头传统、表演艺术、手工技艺到节庆活动，全方位地呈现了民间文化的各个方面。编者以深厚的专业素养和严谨的学术态度，对民间文化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读，在体现学术性的同时，又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和感染力。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特别注重图文并茂的呈现方式，大量生动的照片和插图，让读者更加直观地领略民间文化的独特魅力。这种编排不仅提升了书籍的观赏性，还保存了有关非遗文化的影像资料，不仅为读者提供了宝贵的文化遗产，更打开了一扇了解民间文化、了解民族精神的窗口。

《他们见证了文明》，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编著，天津人民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李学辉是甘肃小说“八骏”之一。无论是他的长篇小说还是短篇小说，都以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深刻的思想内涵而广受好评。他新近出版的中短篇小说《月亮下蛋》，主题虽多元而丰富，但人物活动背景多发生在“巴子营”的文学空间，逐步向外扩散，使许多人物的思想意识都从“巴子营”人的生命、爱情、友情、亲情等多个方面交叉展开，深入探讨对人性的关怀和对社会的深刻观察。

在中国文学史上，这种以特定空间作为叙事形态的现象颇多，如鲁迅笔下的“鲁镇”，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汪曾祺笔下的“高邮”等。“巴子营”是李学辉根据其故乡虚构的一个乡村社会缩影。而这个乡村社会具有历史的延续性，时间跨度从晚清一直到当下，因此他的30多篇小说放在一起，就是“一部西部乡村社会的变迁史与心灵史”。

《月亮下蛋》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深刻的人文关怀，通过对小人物的精雕细琢，展现了不同个体在复杂社会背景下的命运变迁。长篇小说可以使故事曲折，都可繁杂叙事，而短篇小说得字字经营，不敢稍有马虎，尤其在人物的展现、情节的处理、文句的留白上更要精益求精，才能使一个小故事展现一个大世界。正如著名作家孙犁在《关于短篇小说》一文中所言：文章长短，并不决定文章的优劣。同样的内容，用更短篇幅，能表现得很好很有力量，这就是艺术能力。

这部小说集中，作者运用比喻、拟人、通感、象征等修辞手法，表现出对语言的深刻理解和驾驭能力。如在小说《邱小姐》中描写王二看到自家的烟洞里冒着白烟时写道：“白烟在房顶柔软地盘旋成老鹰，扇着翅膀。”再如《飞白》一文中主人公莫知邪看守玉米时的场景描写，既写出了主人公与乌鸦斗争的场面，又突出了乌鸦的狡黠，十分精彩。《月亮下蛋》标题就充满想象力。月亮，作为人类情感的寄托和象征，与下蛋这一充满生命力的现象相结合，预示着这篇小说将展现出一种独特的生命力和情感世界。而事实上，这篇小说写道藏玉进城打工时的月亮，“巴子营此时的月亮肯定圆得自信满满。巴城的月亮是从楼缝中挤出来的。巴子营的月亮没有拘束……随性而动。”虽写的是同一个月亮，但因人物所处的空间不同，经历不同，人的心理自然就会产生异样的感觉。说到底写月亮其实是写心境。以至于最后写道：“越下越密的雪团”，即孩子口中的“月亮下蛋”，其实就是一种象征，一种隐喻，通过丰富的想象，明快的语言节奏，把人物内心的情感紧紧地融

入生活环境中，以细腻的笔触，深入挖掘了人性、情感、社会等多个层面的主题。

在结尾部分，作者以其独特的叙事技巧和情感渲染，通过对故事情节的精心安排和人物命运的巧妙构思，让整部作品达到了一个情感与思想的升华。同时，作者也将自己的思考和感悟融入其中，使得整部小说充满人文关怀和思想内涵。

读李学辉的小说不仅被清新流畅、简练明快的文字吸引，带入富有音乐感的场景，还时常因他以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 and 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以故事的形式细腻地叙述小人物的情感、成长、生活和经历而产生共鸣，得到启示和力量。总体来说，他的小说既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人文关怀，又有独特的叙事风格和艺术魅力，不仅能让读者深入思考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更能感受到文学传递的巨大力量。

综上所述，《月亮下蛋》对“巴子营”每个人物的精心雕琢，每个故事的巧妙构思和情感渲染，使得整部作品从一个侧面呈现了当代中国西北人的文学群像。

《月亮下蛋：李学辉中短篇小说选》，李学辉著，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

美文

## 故乡的声音

□ 桑明庆

故乡不但有形状和色彩，还有声音。这声音或高亢，或低沉，或洪亮，或微弱。但无论如何，都像天籁一样，萦绕在我的心头。

天麻麻亮，鸡圈里那只花冠公鸡便勤快地开始工作了。只见它扬起脖子，扯着嗓子“咯咯咯——”那鸣叫穿透院墙，响遍村庄的每一个角落。顷刻间，东院、西院、南院、北院，以及村里其他的公鸡，全都抖擞起精神，你唱我和，引吭高歌起来。这庄严肃而古老的“语言”，将整个村庄叫醒，也把黎明的曙光拽到床前。

“铛铛铛铛——”这是母亲在给鸡圈里那群老母鸡做早饭。母亲用菜刀把萝卜缨子、白菜帮子剁成细碎的菜末，再撒上麸皮、粗糠，加水搅拌均匀添加到鸡槽里。鸡们很聪明，听见“铛铛”的声响就都雀跃、活泼起来，挤挤抗抗将头伸到鸡槽里——它们心里明镜似的，美味的饭食就要来了。母亲像照顾孩子一样精心喂养着这群玉来鸡，因为她知道，家里的零用钱，全靠这群鸡下的蛋来换呢。

“哞——哞——”这是老牛的叫唤。父亲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牛棚去看他最喜欢的那头老黄牛。先用笤帚扫扫身上的草屑，然后提一桶水让它饮饱。每当这时，老黄牛会伸长脖子，扬起头哞叫一声，仿佛在告诉主人，“我已经休息好，吃饱喝足，可以下地干活了”。于是，吃罢早饭，父亲便扛上那张老步犁，牵着它出门了——牛头山下的二亩山坡地该种玉米咯。再看老黄牛，把“哞哞”的脚步声留在了院内，出门后又是“哞”的一声，生生将土路两边还在树梢熟睡的“小虫儿(麻雀)”惊醒

了，扑棱棱地飞向天空。

“叮叮当当——”老牛脖子上的铃铛声回响在弯弯曲曲的山路间。阳光正好，牛头山披上了一层朝霞。在霞光的映照下，山岭上盛开的花朵显得更加鲜艳浓烈。山坡的梯田里，父亲先将老牛套在老步犁上，随后挽起袖子，右手紧握犁把，左手高高举起长鞭，高声叫道：“起犋啦——”这一声呼喊，像是炸响的春雷，回荡在天地之间，把树枝震得颤抖。紧接着，父亲再次高举长鞭，在空中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啪”地打在老牛的屁股上，老牛便“哞——哞——”着，迈步拉着步犁向前挺进……

傍晚是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放学后，孩子们要么三五成群来到村边的小树林玩，要么成群结队在村巷里耍。有时是“藏老闷”(捉迷藏)，有时是“狼吃羊羔”，有时是“老鹰抓小鸡”……忘记了回家，忘记了作业，忘记了吃饭。直到日头落了山，还在兴头上。这时，母亲就会扯着嗓子，你一声我一声地喊起来：“狗蛋——回家喽！”“四妮——饭做好啦！”

故乡的声音在夜晚也很别致，甚至很温馨。月黑风高，一个人行走，心跳的声音都能听得到。这时，前方传来断断续续的狗吠，让人有了回家的亲切感。夜深人静，蛐蛐在草丛里“唧唧吱吱”，长一声短一声地叫唤，像是在说，“一天辛苦了，好好休息吧。”

于我而言，无论这声音来自故乡何处，都是在向游子真真切切地问候：“你在他乡还好吗？”

(摘自《光明日报》2024年4月20日)

纸上书店

### 《先秦上古一万年》

李晓鹏 著  
团结出版社出版

本书介绍了从中华大地上首次出现人工培育水稻的“神农时代”一直到秦代的历史，时间跨度超过一万年。其中，对西周以前的历史，采用了将古籍传说与考古发现交叉互证的方式，在梳理传世古籍文献叙事脉络的同时，以考古发现加以佐证、补充和修正，有利于帮助读者快速理解中华文明的源流以及在早期就形成的诸多特质。

### 《遗迹里的中国史》

曲长涛 著  
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本书选取了殷墟遗址、三星堆遗址、睡虎地秦墓、马王堆汉墓、海昏侯墓等大型遗迹，讲述了它们的发掘起因、发掘过程、发掘收获以及出土文物的溯源过程，包括考古现场、历史遗迹、文物真貌、遗失古籍、珍贵遗存等，从考古遗迹的视角解读中国历史，并还原我国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来龙去脉。

书评

## 传递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

□ 谭伟平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书写乡土社会的家族故事是不少作家的创作题材，这方面涌现出的优秀作品也很多。作家王跃文的长篇小说《家山》，以家乡湖南溆浦的历史变迁为原型，通过讲述沙湾村陈家五代人的经历，折射出中国乡村的历史进程。更进一步地，作者怀着对乡土的记忆与情感，挖掘中国乡村蕴含的丰厚精神资源，勾勒乡村社会的精神底色。

《家山》以50余万字的篇幅，描写了南方乡村沙湾在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结构、风俗民情、耕织生活、时代变迁。沙湾陈家五代人中，老一辈的佑德公仁义乐善，总是把国家大义放在第一位。后辈中的陈齐美、陈齐峰、陈扬脚求学在外，见过世面，不论什么机遇，都始终想着发展家乡、投身报国。陈扬脚执着地修水库办教育，抱定技术报国的信念。共产党人陈齐峰、陈扬脚则影响和带动一群乡村青年，走上改变乡村命运的革命道路……小说虽然落笔于沙湾村，写的是家长里短、烟火人生，但许多人物都与重大历史事件有所关联。通过这种家

国同构的叙事，展现家族故事背后的时代风云。

作者说：“正像佑德公家娘井的水会流到长江和东海，沙湾村父老乡亲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酸甜苦辣都连着波谲云诡的时代和灾难深重中浴火重生的中国。我力图把这部小说写得扎实、丰富、辽阔，追求我理想中的史诗品格。”小说中，当地组建的革命武装组织，后来成为解放战争时期湘西纵队的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小在万溪江水里洒水的陈齐峰们，也成长为栋梁。万溪江犹如寓言般见证了时代的变迁，汇聚涓涓细流，然后奔向大海，万川归海是自然规律，也隐喻着大势所趋的历史发展规律。

“文学里，爱应该是底色，是前提。”在《家山》中，我们能感受到作者的这种文学追求。无论是大洪水后的互相救济，还是村集体掩护红军家属，抑或村民在共产党人陈齐峰振臂高呼之下，踊跃投身人民武装，小说中这些场景细节都写得细致感人。作品写出了动荡年代的守望相助、保卫家园，写出了让一个

族群凝聚起来的精神纽带。人物的道德观念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有浓厚的民间伦理底色，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大义美德。

在艺术特色上，《家山》展现出对中国文学传统的继承与转化。作品借鉴了传统叙事文学写人状物画景的白描手法，以朴素简练的文字来描摹形象、勾勒景物、传情达意，耐人寻味。小说中民间方言俚语大量出现，增添了作品的表现力和鲜活感。对作者来说，民间语言不仅意味着家乡人物的词汇、修辞，更传达出他们的神态、腔调、笑貌以及思维方式、生活态度等。就是通过这些富有乡村记忆和地方特色的语言，人物活生生地来到作者笔下，来到读者面前。

《家山》通过小说的形式，深情回望乡土，也通过兼具恢宏气象与绵密情情的书写，展现乡村生活画卷，传递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倘若能给代代延续的家族故事注入更多当代视角，小说的思想内涵或将更为深刻。

《家山》，王跃文著，人民文学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